

西藏建筑艺术丛书

# 大昭寺

西藏建筑勘察设计院 主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西藏建筑艺术丛书

# 大昭寺

西藏建筑勘察设计院 主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大昭寺/西藏建筑勘察设计院主编.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9

(西藏建筑艺术丛书)

ISBN 978-7-112-13315-4

I. ①大… II. ①西… III. ①大昭寺-介绍 IV. ①K9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1 ) 第249496号

责任编辑: 马彦乔 匀 杨谷生

责任校对: 肖剑 关健

**西藏建筑艺术丛书**

**大昭寺**

西藏建筑勘察设计院 主编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娜姆拉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毫米 1/16 印张: 9 字数: 277千字

2011年12月第一版 201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98.00元

ISBN 978-7-112-13315-4

(2082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大昭寺

趙橫初  
十二月  
一九七九年





# 编委会

主任：付正浩

副主任：马骧利

总主编：木雅·曲吉建才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彦 马骧利 扎西平措 木雅·曲吉建才 白小平  
任乐乡 刘林 匡振鹍 张世顺 张先荣 张鸣凤  
陈耀东 其加 林树义 罗桑 郑梅堤 索朗次培  
郭柏林 屠舜耕 龚耀祖 强巴 程德美 雷健

# 总序

西藏古建筑位居高原，加之西藏地区藏族人民的民族风情、宗教特色等，使得西藏的古建筑具有别致的风采，这些古建筑既沿袭了西藏传统建筑中最精华的部分，也在历史上融入了大量汉式建筑、尼泊尔地区建筑等不同的建筑风格元素，建筑形式独特，在世界建筑之林中有一席之地。西藏传统建筑在近代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曾遭受到巨大的破坏。近年来，西藏人民在各级政府的关怀下，对于西藏古建筑进行了大量的修缮和复原，使得这些建筑得以恢复其本来的面貌。西藏建筑勘察设计院会同来自全国各地的藏族建筑研究专家，经过多年努力，对西藏古建筑进行深入的排查摸底、研究测绘，收罗整理了大量的测绘图、珍贵的历史照片，并组织人员开始“西藏建筑艺术丛书”的编撰工作。

“西藏建筑艺术丛书”（四卷）选取了西藏古代建筑中最精粹的四处建筑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梳理，不啻一件功盖千秋的好事。西藏传统建筑，具有独特的建筑形制、建筑特色以及材料选用特色，而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和古格王国建筑遗址更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建筑。布达拉宫作为达赖驻锡之地，是西藏最宏伟的宫堡建筑，而在世人心中，它更是世界之巅、雪域高原上最神圣的殿堂；大昭寺是藏传佛教信徒心中的圣地，其独特的建筑特色，精彩绝伦的佛像与壁画，都在西藏建筑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罗布林卡是达赖的夏宫，也是西藏园林建筑的最典范的代表；西藏古格王国建筑遗址虽然建筑遗存不多，但却代表了西藏古代建筑的精髓所在。

本套丛书从专业角度，讲述了西藏四处

古建筑的兴建历史、建筑形式、建筑特色、装饰特色、结构与施工工艺、壁画、造像、灵塔等内容，对于几处西藏古建筑作了细致入微的剖析，同时配以大量的平、立、剖面测绘图和精彩的图照，立体式地再现了这些建筑雄伟、精致和神圣的一面。本套丛书由西藏建筑专家合力组织测绘、编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丛书不仅记载了几处西藏古建筑从建成到目前的历史变化，更深入探讨了其在西藏建筑中的地位、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以及其所蕴藏的丰赡的建筑艺术宝藏。无论从建筑形制、建筑等级、建筑材料、建筑装饰，还是每个细部，本套丛书都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数千张测绘图，数千张精彩图片和细部照片，使本套丛书的读者可以对几处古建筑

的每一个细节了如指掌。而对于专业建筑师而言，通过精研本套丛书，不仅可以全面掌握西藏古建筑的细节特色，更可以把西藏建筑的元素，融汇到当今的现代建筑中去，为我国建筑设计的国际化与民族化的融合做出更好的努力。

本套丛书以此四处建筑作为探索西藏传统建筑的切入点，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些建筑，代表了西藏建筑的最高成就。书中收录了大量的测绘图、手绘图和精彩的照片，并以深入浅出的语言讲述了西藏建筑发展的历史、建筑艺术特色、建筑细部的构成等等内容，对于建筑专业的人士来说，有很现实的指导意义。

丛书编委会

2011年9月



# 初版序

最近，看到《大昭寺》初稿，我想为它写几句话。

坐落在拉萨古城中心的大昭寺，始建于唐代，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是一座珍贵的古代建筑，也是重要的历史文物古迹。大昭寺是藏族劳动人民智慧和才华的结晶。它表现出藏族建筑技术、文化艺术所达的水平，反映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藏族、汉族以及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交融和文化传统与建筑技术的广泛交流。像这样精美的古代建筑，在西藏还有许多。

一年多来，西藏工业建筑勘测设计院（即现在的西藏建筑勘察设计院——编者注）的建筑师们为研究大昭寺的建筑成就，参阅了大量历史文献，走访了著名专

家和能工巧匠，测绘、摄制了近千幅图片，提出了研究报告，并在短期内整理成册，工作是有成效的。

《大昭寺》这本书的出版很有意义，它为发掘整理古代文化遗产，研究西藏的建筑技术和文化艺术提供了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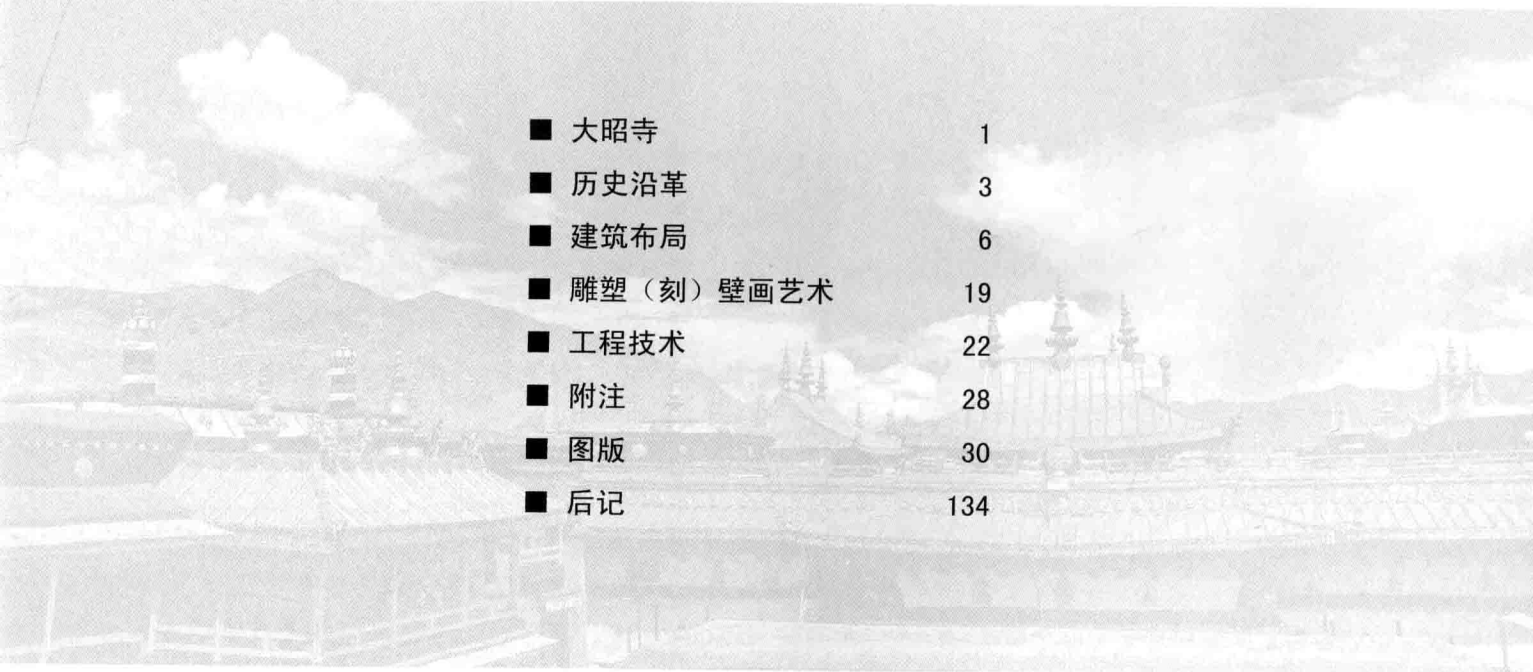
在研究西藏宫堡建筑已经取得初步进展的基础上，我预祝继《大昭寺》之后，能有像《布达拉宫》、《罗布林卡》、《扎什伦布寺》等更多的专著出版，为繁荣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帕巴拉·格列朗杰

（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

一九八〇年元月

# | 目录 | *CONTENTS*



■ 大昭寺	1
■ 历史沿革	3
■ 建筑布局	6
■ 雕塑（刻）壁画艺术	19
■ 工程技术	22
■ 附注	28
■ 图版	30
■ 后记	134

# 大昭寺

拉萨古城，像一颗明珠镶嵌在世界屋脊。城郭中心，有一组光彩夺目的建筑群，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大昭寺。它与雄伟壮观的布达拉宫一样，为神奇的高原增添了魅力。

围绕着大昭寺这个主题，有许多妙趣横生的故事，更加神化了大昭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相传拉萨古城原是一片沼泽。沼泽的中心是个湖泊，叫卧塘湖。它沉睡了无法记忆的岁月，直到松赞干布迁都和善良、美丽的文成公主进藏，才把它唤醒。

1300余年前，吐蕃王室为弘扬佛教，需建经堂。在哪里建造呢？文成公主博学多才，通晓天文地理，懂得五行之术。她按照八十部中国历法、占卜书、图表，日察地形，夜观天象，主张在湖心建寺，以镇魔驱邪，兴盛吐蕃<sup>[1]</sup>。赞普松赞干布和尺尊

公主<sup>[2]</sup>采纳了文成公主的意见[图1]。

开工后，赞普和文成、尺尊两公主亲临湖畔<sup>[3]</sup>，指挥民众填湖。文成公主还根据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之理，向赞普建议，宜用白山羊驮土填湖。于是，成千上万只白山羊驮着泥土，蜂拥而来，热闹非凡。就这样填啊填啊，很快填到了湖心。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那里竟是一个无底的深渊。正当人们发愁深渊无法合拢的时候，只见一只白山羊，身驮泥土，奋勇跳下深渊，才使得工程顺利完成。

建筑修好后，为了纪念驮土的白山羊，藏族人民将它命名为“惹刹”。因在藏语中，“山羊”音“惹”，“土”音“刹”。古汉文献音译为“逻娑”，叫“羊土怪异”。后来，大昭寺藏语改称“祖拉康”，意为经堂<sup>[4]</sup>，又称“觉康”，即释迦牟尼佛

殿。将大昭作为寺名，时间不很长，可能始于明清时期，“昭（召、招、诏）”为蒙语，寺庙之意。

如果说这个故事歌颂了智慧和勇敢，那么大昭寺就是藏族人民勤劳、才能的见证；那瑰丽的金顶，则是藏、汉民族友好的象征。



图1 文成公主堪輿图（摹自桑耶寺壁画）

# 历史沿革

大昭寺始建于我国唐代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后经元、明、清历代扩建，逐渐形成规模宏大的建筑群。

7世纪初，赞普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并迁都逻娑（即拉萨），建立吐蕃王朝。7世纪前后，佛教传入西藏，吐蕃王室和一些贵族，为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极力扶持佛教，以抵制当时藏族社会上流行的苯教<sup>[5]</sup>。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先后进藏，对佛教的传播又起了推动作用。随着佛教活动的活跃，王室兴建了一些佛殿，为佛教建筑之始。大昭寺就是这一时期建造的宫廷佛堂。8世纪末树立的“兴佛证盟碑”说：“先祖弃松赞（注：指松赞干布）在位，于逻娑的贝噶建佛寺，是为吐蕃有佛教之始。”所提之佛寺，即指大昭寺<sup>[6]</sup>。《贤者喜宴》摘引的兴佛证盟碑史料中亦称：“先

祖松赞干布发现佛教之神圣，建立了逻娑贝噶”。9世纪初，赞普弃德松赞建噶琼寺并立石碑，碑文中记载：“先祖松赞干布之世，始行国觉正法，修建逻娑等神殿，立三宝之所依”<sup>[7]</sup>。这些史料说明大昭寺建于松赞干布时期<sup>[8]</sup>。

从有关史料可知，大昭寺是吐蕃王朝宫廷建筑的一部分。在公元823年所立的“舅甥会盟碑”藏文碑文中，大昭寺被称为“宫殿”。这提法说明，建筑物除供奉释迦牟尼佛像和收藏经典外，可能与王室宫廷生活有密切关系。《克巴噶杰》<sup>[9]</sup>在记述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见面的情景时写道：赞普想到要摆设公主所带佛像与经典，需要修建逻娑经堂。《巴协》史书中有文成公主“居住逻娑”的记载<sup>[10]</sup>。大昭寺内长期保存着文成公主带来的唐代乐器、历法等历史文物。至

今，大昭寺中有关文成公主洗澡间和“莲花浴台”的传说，仍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些美妙的传说，在大昭寺的壁画中通过生动的形象得以充分的展现。它反映出古代藏汉民族的亲密关系，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根据西藏史书普遍记载，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都参与了大昭寺的修建活动，是这项工程的组织者。松赞干布曾发布“吐蕃民众要为修建经堂而出力”的命令。经堂地址由文成公主亲自选择，公主还从长安召来木匠和雕塑等工匠参与建造活动。文成公主进藏，除带了丰裕的嫁奁外，还带有汉诗、经史、乐器、谷种、药物和“营造工巧著作六十种”<sup>[11]</sup>，并有大批工匠随从前来，是一次规模颇大的汉文化输入，对于建造大昭寺无疑有重要的影响。

《贤者喜宴》记载，大昭寺是在文成公主抵拉萨的第三年，约公元647年（藏历火羊年）铺筑基础，用一年的时间建成。

公元815年，赞普弃足德赞继位。公元822年唐蕃在逻娑结盟，公元823年在大昭寺前立《唐蕃会盟碑》（也叫《舅甥会盟碑》）。“大唐文武孝德皇帝与大蕃神圣赞普，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碑文回顾了唐文成、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赞普、缔结舅甥姻好之故事，强调“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务令万姓安泰”

和“永崇舅甥之好”<sup>[12]</sup>。唐蕃会盟碑既是藏汉两族团结友好的历史记录，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大昭寺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公元838年达玛继为赞普，他禁行佛法，封闭了所有的佛堂，大昭寺一度沦为屠宰场。

9~13世纪中，西藏进入封建割据时期，社会经济逐步向封建所有制过渡。寺庙势力在遭受“灭法”摧残后，开始复苏，进入后弘期。

11世纪初，阿里地区著名译师桑噶·帕巴西绕第一次对大昭寺觉康殿进行“较大规模的维修”，“扩建了释迦牟尼佛堂”（即东面突出部分）<sup>[13]</sup>。公元1167年前后，山南达波地区活佛慈诚宁波增建觉康佛殿周围转经廊，并维修了壁画。13世纪初，拉萨地区公塘寺勘布<sup>[14]</sup>桑杰布的弟子格瓦蚌，在主殿四周新建琉璃瓦飞檐<sup>[15]</sup>。

13世纪中叶，萨迦王朝统一西藏<sup>[16]</sup>。在近一百年内，大昭寺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进行的维修工程，包括扩建觉康主殿东向突出部分，新建大门及护法神殿，塑造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塑像等等。其中最大的工程，是在觉康主殿第三层的东、西、北建造神殿和盖金（瓦）殿顶。

15世纪初，宗喀巴推行宗教整顿<sup>[17]</sup>，创

立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教派（黄教派）。为了发展黄教势力，宗喀巴开创默朗钦莫法会，汉语称传昭法会，即大祈祷的意思。乃东王扎巴坚赞受宗喀巴之托，在觉康主殿内院增加部分顶盖。

公元1642年，五世达赖建立甘丹颇章王朝。他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对大昭寺进行了大面积的扩建、改造。在这个时期建成的建筑，有：正门、上拉丈<sup>[18]</sup>（达赖公署）、下拉丈（班禅行宫、摄政王公署）、噶厦政府机关、埃旺姆殿<sup>[19]</sup>

和传昭机构等。根据五世达赖的指令，第巴索朗曲培指挥觉康主殿三层的重建工程，除更换旧有金（瓦）顶外，增建了南侧金顶、镏金飞檐和四层四角神殿<sup>[22]</sup>。

西藏解放后，党和政府对大昭寺采取了有力的保护措施，并将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元1971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维修大昭寺，公元1973年西藏自治区组织能工巧匠对大昭寺进行了精细的修复，使得这组古老的建筑群焕然一新。

# 建筑布局

大昭寺位于拉萨古城中心[图2]。

拉萨地区是一个东西向的狭长地带，群山环抱，海拔3650米左右。6世纪前，这里是苏毗女国的首府。公元633年，松赞干布将吐蕃王都迁至拉萨。17世纪中叶以后，这里再次成为西藏的政治文化中心。

拉萨古城早期称逻娑，随着宗教的发展，逻娑一名改为拉萨，即圣地之意。而逻娑最初是大昭寺的名称。大昭寺的兴建，对于拉萨城镇布局具有重要的影响。城镇以大昭寺为中心，向四面延伸，设计有内、中、外三条环形朝拜道和八廓街的内外圈[图3]。八廓，是藏语“八廓”的音译，意思是中路朝拜道，最初是宗教信徒转经的路线，后来演变为商业街道。从高处鸟瞰拉萨古城，大昭寺觉康主殿高于群房之上，加上四座辉煌夺目的“金顶”，形成了城市空间构图的中

心，给拉萨增添了浓厚的宗教色彩。

大昭寺坐东朝西，占地面积约1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5100余平方米。建筑群由二至四层不同层数的楼房组成，分南北两院[图4]。

北院以正方形“觉康”主殿为中心，四周环以房屋。东、南、西均有入口。正门西向，为五开间二层建筑。底层为门厅，有四大天王壁画和塑像，二层为“三界殿”<sup>[20]</sup>。上下拉丈分列在寺门两侧。

寺前有几处重要历史文物：唐柳，传为文成公主手植，故称“公主柳”。唐柳北侧为“唐蕃舅甥会盟碑”，碑高342厘米，宽82厘米，厚35厘米。唐柳东边有“劝人种痘碑”，系清朝乾隆年间所立，碑高335厘米，宽110厘米，厚25厘米。这些文物，现有围墙保护，与寺门对峙，起照壁作用，使



得寺门形成完整的入口空间。

进入正门，是35.4米×31.4米、近1100平方米的方形千佛廊院。院子四周环以柱廊，廊内墙壁绘满千佛故事的壁画（1648年绘制），该院是传昭活动的主要场所。

廊院东边为觉康主殿。主殿外东、南、北侧分别布置有佛堂、嘛尼转经筒廊和政府机关等建筑物。转经廊亦称“廊廓”，即内朝拜道。廊壁上的壁画为五世达赖、八世达赖时的作品。

觉康主殿建筑呈方斗形，平面为44.2米×44.2米见方。唐代时，该殿为内院式外廊二层建筑，平屋顶<sup>[21]</sup>。每层计有房十八间[图5]。柱头方斗的设置、梁架中大雀替的处理手法和门楣上檐木刻半瓦当的形象<sup>[23]</sup>，都明显地带有早期建筑的痕迹。东侧底层中间，为释迦佛堂，一直供奉着释迦牟尼佛像。五世达赖扩建后，计有殿堂六十间。

南院主要是为传昭活动服务，由传昭机构、灶房、仓库等建筑组成。辩经台设在南入口的西侧。

在建筑功能上，大昭寺主要满足三方面的要求：

信徒朝佛。在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喇嘛教是社会的主宰力量之一。朝佛活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三条朝拜道，特别是八廓街中路朝拜道上的转经人群

络绎不绝[图6]。

这种转经的宗教仪式对建筑物平面布置有着很大的影响。朝佛者进入寺院，按顺时针方向沿千佛廊、嘛尼转经筒廊环绕觉康主殿一周进入主殿。在主殿内仍然按顺时针方向环绕一圈，出南门离开寺院。这种布局，主要是让朝佛者在进入主殿前，经过一段宗教气氛浓厚的建筑空间过渡，借以造成一种诚惶诚恐的精神状态，再去求神拜佛，设计十分独特[图7]。

传昭集会。大昭寺每年要举行大昭、小昭两次法会<sup>[24]</sup>。以正月期间大昭法会规模为大，拉萨地区各大寺庙的僧人二万至三万余人云集大昭寺，进行讲经、传法和考学位（格西）等宗教活动[图8]。庭院、回廊、经堂等大空间建筑以及各类仓库、厨房[图9]等设置，都是为了满足传昭期间的宗教活动和僧人生活与物质供应的需要。

行政办公。大昭寺内还设置有行政、司法、外事等地方政府机关。如噶厦政府（原西藏地方政府最高机关）、德细列空（社会调查局）、报细列空（地粮调查局）、协尔康列空（法院、检察、审讯机构）、细康列空（公款稽核局）、孜康（既是核算实物地租、劳役地租等财政收支情况的机关，也是培养俗官的贵族子弟学校——只有领主和贵族继承人才能入学）、甲察列空（盐、茶税务局）、拉恰列空